

读《黄帝内经》札记(三)

● 李今庸*

关键词 《黄帝内经》 训诂 札记 李今庸

1 凡相五色之奇脉

《素问·五藏生成篇》说：“凡相五色之奇脉，面黄目青，面黄目赤，面黄目白，面黄目黑者，皆不死也；面青目赤，面赤目白，面青目黑，面黑目白，面赤目青，皆死也。”

按 此文“凡相五色”之“相”字，义训为“视”，《国语·齐语》说：“桓公召而与之语，訾相其质”，韦昭注：“相，视也”；《淮南子·脩务训》说：“相土地宜燥湿肥瘠高下”，高诱注：“相，视也”，《后汉书·张衡列传》说：“怨高阳之相寓兮，侏顛頊之宅幽”，李贤注：“相，视也。”此文乃视面部五色之望诊，以决其病之生死，实与脉象无涉，不得谓“之奇脉”，是“之奇脉”三字为衍文，当删。《针灸甲乙经》卷一第十五，载此文止作“凡相五色”，无“之奇脉”三字。可证。

2 必齐毒药攻其中

《素问·汤液醪醴论篇》说：

“当今之世，必齐毒药攻其中，瓠石针艾治其外也。”

按 下《玉版论要篇》亦有“必齐主治”句。是“必齐”为一治法名词，与下句“瓠石针艾治其外也”的“瓠石”一词为对文。“必齐”之“必”，乃“泌”字之借，《说文·水部》说：“泌，挾流（《玉篇·水部》作狭流）也。从水，必声”，读如《灵枢·营卫生会篇》中“泌糟粕”和“济泌别汁”之“泌”，今犹有谓“内分泌”之语者。泌，又与“湲”声同义近，《玉篇·水部》说：“湲，音笔，管去汁也”。《广雅·释诂》卷二下说：“湲，管，溼也”，王念孙疏证：“湲之言逼，谓逼取其汁也”。是“必齐”者，为“泌齐”或“湲齐”也，乃谓以“新鲜草药压榨取汁服之以治病”也，是一种“剂型”，而非一个药方之名，《黄帝内经》对其无药物组成即是明证。此前，曾经有人在报纸上像发现新大陆一样，叫嚷《黄帝内经》中有“十四方”，硬把《黄帝内经》中“必齐”

二字，毫无根据地说成是“火齐汤”三字之误，真是有些异想天开。众所周知，“必”字，篆文作“𠄎”，而“火”字篆文作“火”，二者字形相远，“必”字少有错为“火”字之机会，况且将“必齐”改为“火齐”，又于其下加一“汤”字成为“火齐汤”，这种加字以足义的读书方法，也不是读中医经典著作的好方法。再说，与《黄帝内经》中的“十三方”皆不相类，其何得称之曰“方”？

3 胃疸

《素问·平人气象论篇》说：“已食如饥者，胃疸”。

按 此文“已食如饥者”之“如”，读作“而”，《经传释词》卷七说：“而，犹‘如’也”，引《易·明夷·象传》曰：“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，虞注曰：‘而，如也’。”在古典医籍里，亦每有用“如”读“而”者，如《素问·大奇论篇》中“脉至如喘，名曰暴厥”，“脉至如数，使人暴惊”，《金匱要略·痉湿喝病篇》中“夫痉脉，按之紧如弦”等。此“已食而饥”者，乃后世所谓“消谷善饥”是也。《说文·疒部》说：“疸，黄病也，从疒，旦声”，《类篇·疒部》说：“瘡，故光切，疸病也”。如

* 作者简介 李今庸，男，著名中医学家。教授、研究生导师、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、中国中医科学院硕士委员会委员，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，《新中医》顾问。本刊学术顾问。

• 作者单位 湖北中医学院(430061)

此则黄疸与消谷善饥并见矣。然考诸《金匱要略·黄疸病篇》所论,黄疸病为湿热发黄,多有“腹满”之证,不大可能并见“消谷善饥”。其见“消谷善饥”之证者,非“黄疸”乃“消中”也。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篇》所谓“瘵成为消中”是也。是其“胃疸”之“疸”当作“瘵”也。王冰《素问·疟论篇》“瘵疟”注说:“瘵,热也”。“瘵”训“劳”训“热”而“疸”为“黄病”,二字声同义异,唯其“声同”,故可“通假”,因其“通假”,段玉裁《说文》“瘵”下注说,故“二字互相假而淆惑矣”。

4 无虚无实

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篇》说:“无虚无实,损不足而益有余,是为甚病,病益甚。”

按 此文有脱误,当据《针灸甲乙经》卷五第四和《难经·八十一难》于此文“实”下再补一“实”字、“虚”下再补一“虚”字,作“无实实,无虚虚”。《金匱要略·藏府经络先后病篇》所言“虚虚”、“实实”之上,各补一“无”字,作“无实实,无虚虚”,其“无”字则当读为“毋”,为禁止之词,“无实实,无虚虚”者,谓治病当泻实补虚,如《金匱要略·藏府经络先后病篇》所说“补不足而损有余”,切勿“实其实”而“虚其虚”也,以造成“损不足而益有余”,加重病情,是曰“甚病”,使病更加趋于危重,如此者,医之罪也。

5 日应九变

《灵枢·官针篇》说:“凡刺有九,日应九变。”

按 此文“日”字误,当作“以”。《吕氏春秋·季秋纪·审己》说:“人皆以之也”,高诱注:

“以,用也”,而《说文·己部》说:“吕,用也”,则作“吕”,是“吕”、“以”字同,且《玉篇·人部》说:“以,余止切,用也,古作吕”。足见“以”字古作“吕”,而与“日”字形相近,遂将“吕”字误之为“日”也。《针灸甲乙经》卷五第二载此文正作“以”字,可证。

6 察其以

《灵枢·四时气篇》说:“睹其色,察其以,知其散复者,视其目色,以知病之存亡也。”

按 本文“察其以”之“以”字误,当作“目”。上文已作论述,“以”字古写作“吕”,与“目”字形近,故“目”误为“吕”而被改为“以”。下句“视其目色,以知病之存亡也”,论述“望目诊法”,足证其为“目”字无疑。况且前《九针十二原篇》、《小针解篇》以及《针灸甲乙经》卷五第四皆有“睹其色,察其目,知其散复”之明文。

7 卫出于下焦

《灵枢·营卫生会篇》说:“营出于中焦,卫出于下焦。”

按 此文“卫出于下焦”之“下”字,当作“上”,作“下”者为误。从书中岐伯答黄帝问“三焦之所出”文看,“上焦出于胃上口,并咽以上,贯膈而布胸中,走腋,循太阴之分而行”,并指出其“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,行于阴亦二十五度”,自当是论述卫气之所出者;其“中焦亦并胃口(原作“中”,误,今改),出上焦之后,此所受气者,泌糟粕,蒸津液,化其精微,上注于肺脉,乃化而为血”,是说营血之所出;其“下焦者,别迴肠,注入膀胱”,则为津液之所出。特别是《灵枢·决气篇》说:“上焦开发,宣五谷味,熏肤充身泽毛,若雾露之溉,

是谓气”,杨上善在《太素·六气篇》对此文注之则说:“上焦开发,宣扬五谷之味,熏于肤肉,充身泽毛,若雾露之溉万物,故谓之气,即卫气也”。况且《太素·营卫气篇》载此文,正作“营出于中焦,卫出于上焦”,而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二十四、《外台秘要》卷六《三焦脉病论二首》亦皆谓“荣出中焦,卫出上焦”。荣,与“营”同。是则“卫出于上焦”无疑。古写“上”作“二”,写“下”作“冫”,二者字形相近,容易致误,故“上”误为“下”,以致误为“卫出于下焦”,后世《伤寒论》注家未能详核,遂误“上焦”为“下焦”,随着《伤寒论》一书及其注释的广为流传,“卫出于下焦”之说逐渐成为伤寒家们的共识,进入伤寒论家们思想体系中,指导伤寒的临床实践。此乃古代“积非成是”之一例也。

8 余闻阴阳之人何如

《灵枢·阴阳二十五人篇》说:“黄帝曰:余闻阴阳之人何如?伯高曰:天地之间,六合之内,不离于五,人亦应之。”

按 此文“余闻阴阳之人何如”之“闻”字,当读为“问”,二字古通。如《诗·大雅·文王之什·文王》说:“亶亶文王,令闻不已”,而《墨子·明鬼下》则引作“穆穆文王,令问不已”。闻,作“问”;《荀子·尧问篇》说:“不闻,即物少至,少至则浅”。杨倞注:“闻,或为‘问’也”,王念孙亦曰:“闻,即‘问’字也”;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日书甲种·生子》说:“壬申生子,闻”,而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日书乙种·生》则作“壬申生,有问邦”,闻,作“问”;

(下转第 11 页)

胡汤和解,但却误用攻下,以致寒热错杂之邪,自表里之间转入里,邪入于里,阻塞气机,故成“心下痞”,“呕吐”,“下利、肠鸣”,此时之病已不在少阳,但病机却与少阳病大同小异,所以于小柴胡汤中去柴胡、生姜,加入干姜三两,黄连一两而为半夏泻心汤,以和中降逆消痞。

《伤寒论》第173条讨论了同是寒热错杂,但不同于半夏泻心汤证的是热居于上,寒居于下而见“腹中痛,欲呕吐”者,则可从半夏泻心汤中去黄芩加桂枝三两,名为黄连汤,以清上温下,交通阴阳,和胃降逆。

4 结论

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体会到小柴胡汤是仅次于群方之冠——桂枝汤的一首治疗杂病的多功能方剂,同时,也让我们体会到《伤寒论》一书对治疗内伤杂病的意义和贡献。

小柴胡汤在《伤寒论》中所治疗的病证,计有“口苦,咽干,目眩,两耳无所闻,目赤,胸中满而烦,头痛,发热,往来寒热,胸胁苦满,嘿嘿不欲饮食,心烦喜呕,腹痛,胁下鞭满,阳微结和热入血室”等十六证。这十六个证中的任何一证,在

临床上皆可为单独一个病证,没有外感与内伤之分,皆可用小柴胡汤来治疗。所以,《伤寒论》第101条云:“伤寒中风,有柴胡证,但见一证便是,不必悉具。”再就小柴胡汤加减方和类方变法所治的病证看,又有口渴,小便不利,心下悸,咳及太少兼病,三阳兼病,阳少兼病等多种。可见,小柴胡汤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,并不仅仅限于治疗外感病。

由于如此,后世从小柴胡汤加减进退,推而广之的方剂也不胜枚举。如张子和之于小柴胡汤中去半夏,加当归、白芍、大黄,名柴胡饮子,以治肌热蒸蒸,积热,汗后余热,脉洪实、弦数及疟疾;张洁古之于小柴胡汤中加桔梗,名柴胡桔梗汤,以治春嗽;用小柴胡汤合平胃散名柴平汤,以治温症,身痛身重;于小柴胡汤中加青黛、姜汁为丸,名清锁丸,以治呕吐,头痛,热嗽;陶节庵之用小柴胡汤一份,加四物汤二份,名柴胡四物汤,以治妇人日久虚劳,微有寒热;再有从小柴胡汤立法思想而组方的,如《集验方》之温胆汤,以治胆虚痰热不眠;丹溪之越鞠丸,以治胸膈痞闷,吞酸,食不消之六郁;《局方》之逍遥散,以治血虚肝燥,骨蒸劳热,潮热咳嗽,往来寒热,口干便涩,月

经不调及肝胆郁火而致之胁痛、头痛、胃脘当心而痛,或肩胛绊痛,时眼赤痛,妇女郁怒伤肝,血妄行,赤白淫闭,沙淋崩浊;喻嘉言之三解汤,以治时行疟疾;刘草窗之痛泻要方,以治肝脾不和,痛泻不止;严用和之清脾饮,以治瘴疟,脉弦数,但热不寒或热多寒少,膈满不食,口苦,舌干,烦渴,小便赤涩,大便不利。更有明代张景岳在治疗外感方面,师宗张仲景小柴胡汤之法,而立正柴胡饮、柴陈煎、柴芩煎,以及一柴胡饮、二柴胡饮、三柴胡饮、四柴胡饮、五柴胡饮、六柴胡饮诸方。

由此,我们便可体会到《伤寒论》一书,确实不可独视为治外感热性病之书,该书中的每一法和每一方,都可广泛应用于治内伤杂病,应该说《伤寒论》不仅是治外感热性病的专著,更是后世治疗各种内伤杂病的滥觞。我们不仅要对小柴胡汤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应用,就是对《伤寒论》中的任何一方一药,都应持有这种认真的态度,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领会《伤寒论》的涵义和精髓。

参考文献

[1]柴瑞震.《伤寒论》实为一部“温病证治”专著[J].河南中医,2008,28(9):5-8.

(上接第5页)

《太玄经·童》说:“初一,闻贞增默,外人不得。测曰:闻贞增默,识内也”,司马光集注:“王本‘闻’作‘问’。”《广韵·上平声·二十文》说:“闻,《说文》云:‘知声也’,又音‘问’,翻,古字”。《古文字研

究》第五辑《楚月名初探·关于昭固墓楚简的年代》说:“翻,即‘闻’字,此处读为‘问’。”是“闻”可读为“问”无疑。问,亦可读为“闻”,如《礼记·檀弓上》说:“有子问于

曾子曰,问丧于夫子乎?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说:“问或作闻”,是其例。此例不必多举,则“闻”、“问”二字义可通也。然则此文之所谓“余闻阴阳之人何如”者,正谓“余问阴阳之人何如”也。